

信任与会计诚信:决定及均衡研究

刘建秋

(湖南商学院 会计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企业契约签订与有效运行需要签约主体之间以信任为基础的共同知识,而会计的作用在于为各主体提供这一共同知识,维系契约主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的本质就是会计诚信。会计诚信同样具有市场成本与收益,会计诚信的成本与收益特征决定了市场会计诚信的均衡。

[关键词]信任;会计诚信;成本与收益;诚信均衡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10)06-0044-06

一、会计契约产生与演进的信任视角

市场经济是一种信任经济,每笔市场中的交易活动都包含有信任的成分。许多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和营销学专著都论述过信任,为我们了解信任的本质和特征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只要交易具有时间跨度,交易双方就必须有一定的信任,为市场跨期交易而签订的契约条款,就少不了契约双方基本的信任要求。信任可以看作一种对交易效率的控制,信任度高的经济环境中交易效率将大大提高。一方面,信任可以是指交易中一方对另一方完成特定行为可能性的一种“相信或预期”;另一方面,信任也可狭义地定义为对交易主体未来经济预期的一种“估计或判断”。这些解释无不反映一个现实问题,即交易存在风险。由于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风险,市场交易不可避免会产生无法规避的主观风险,即每一个参与交易的主体都有违约的可能性。这样,市场由于无法给予人们稳定的预期而导致交易难以维系,整个经济交易秩序将无法建立。没有基本的信任关系,社会秩序将重返“霍布斯丛林”。而交易主

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引入化解了无序市场的潜在风险,使交易双方对未来经济预期能进行可靠的“期望与估计”。信任对于经济秩序建立和人们交易效率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信任能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不良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正式合约的违约程度,以利于争端的解决。

会计是企业内部的一种契约关系,是企业契约联结的一部分。会计契约因企业内部的利益关系需要而产生,会计在产生过程中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契约主体之间基于利益关系的“期望与估计”职能。会计的古典模式称为簿记,其很早就被用于监督管理者对企业财产的管理,或用于估计属于国王或地主的收益^[1]。这说明当时的经济利益主体对会计寄予了信任和期望。在早期,会计和审计都发挥着反映受托责任和便于政府征税的作用。大约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证券法通过之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的主要目的转向为投资者提供与投资决策相关的信息^[2]。这更加显示出契约主体对会计所赋予的信任职能。

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出现,使要素使用权的提供

[收稿日期]2010-01-1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一五”2008年度立项课题(XJK08CGD038);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课题(08YBB200)

[作者简介]刘建秋(1972—),男,湖南桃江人,湖南商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审计系主任,博士,暨南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从事会计与审计理论研究。

二、制度、契约、信任与会计诚信决定

(一) 信任决定因素分析

对信任的研究主要是从信任的来源角度对其进行分类开始的。研究信任理论的学者对信任的分类提出了诸多的观点。Zucker 将信任区分为基于信誉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认同的信任。基于信誉的信任是指一个人为了长远利益而自愿选择放弃眼前骗人的机会；基于制度的信任表现为既定的制度安排使一个理性经济人选择守信符合他的个人利益，这里包含了他对自己利益的计算，或者别人相信在技术上只有这种选择从而相信你；基于认同的信任指具有共同偏好和利益的人之间的信任^[6]。Lewicki 和 Bunker 提出的信任分类方法被人们广泛使用。他们把信任分为三种：计算型信任、知识型信任、认同型信任^[7]。计算型信任是指交易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经济行为中都会为自己和他人考虑信任和不被信任的成本与收益。知识型信任是指交易双方的共同知识和思维方式使他们可以预测交易对手的经济行为。由于双方行为的可预测性，双方都可以确定给予对方信任的程度和范围。认同型信任是指具有共同偏好的个人之间的信任。另一种分类方法是将信任分为契约型信任、能力型信任和善意型信任。契约型信任是一种依赖于契约基础的信任关系，契约条款规定了双方的契约利益和行为边界，使双方预期的准确性建立在契约条款的保障之上。能力型信任是指一方具有按照对方要求和预期完成某一行动的能力。善意型信任是指交易双方出于善意对他人授予信任，这里的善意包括共同的信仰、友谊、同情等情感因素。我国学者张维迎把信任分为基于个性特征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信誉的信任三种。他认为基于个性特征信任是指由于先天的因素或后天的关系决定的信任。比如一个人天生就值得信赖，或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信任等。基于制度的信任，就是说在给定的制度下你不得不按照别人的预期那样做，否则就会受到更大的惩罚，或者技术上你没有可能不那样做，所以别人信任你。由法律维系的信任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制度的信任。基于信誉的信任，是指一个人为了长远的利益而自愿地选择放弃眼前骗人的机会^[6]。

由上述分类可知，不同学者对信任来源分类集中在以下几个共同点上：制度、契约与信誉是信任来源的三个基础要素。在计算型信任中，计算并不是信任来源的一个基础因素，信任过程利益的计算离

者组成复杂的契约联结并形成特定的契约安排结构。契约安排方式的差异会诱使契约各方不同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机会主义行为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企业合作价值。这说明当现代企业这种制度安排替代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出现之后，企业内部契约主体之间既存在共同利益又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企业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又使生产与交易的权利结构变得更为复杂。由于规模经济效益，合作生产的总收益通常会大于契约主体单独生产的经济利益之和，所以契约主体组成企业这种团队生产方式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团队生产的固有特点是很难对每个成员的努力程度进行准确观测并对其报酬进行精确计量，因此成员就会偷懒，从而降低组织合作的效率。这时最佳的企业权利结构应当由拥有私产的单个所有者组成的合作生产者和一个专门作为监督合作成员的团队所构成，这个团队拥有获取剩余收益的权利。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企业制度模式下，企业各方再也不能对企业契约的准确履行状况进行有效的了解和控制。这时，契约主体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职能由会计来承担，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以及所有权分散是企业组织形式推动会计发展的两个重要突破点^[3]。这种制度安排下的会计一方面为企业外部所有者提供企业契约履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内部经营者报告受托责任，其实质是企业契约主体之间以会计信息为载体的一种相互信任。

从企业契约的签订与履行过程来看，各主体契约的签订、履行与利益的实现同样需要共同知识。如果没有共同知识，就会产生争论和欺骗。共同知识不仅仅是某一事项对各方都是显而易见的，它还需要每一方都认为这一事项对其他各方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4]。因此，共同知识是企业契约矛盾冲突中相互信任的载体，它是一种协调冲突与矛盾的有效机制。企业会计产生和发展之后，恰好发挥了制造共同知识的职能，通过对会计信息的生产和披露来界定契约主体之间的契约利益。会计不仅提供有关自己的事项和信息，而且提供有关契约结构以及该契约中其他参与者的有关情况的信息。会计是一个便于顺利履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会计责任关系的系统，会计的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会计系统是相关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一个均衡结果^[5]。会计被用来确定冲突的压力不至于压倒合作的本能，有助于实施和推行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其实质是企业内部契约主体信任的载体以及信任合作的表现。

不开既定制度安排和契约条款,实际上基于计算的信任不过是对制度型信任和契约型信任来源过程的一种描述。知识、能力和个性特质是对信任对象信誉水平的一种评价指标,一般情况下个人的知识水平越高,能力越强,个性特质越可信,该人就越值得信任。一个人的信誉受其知识、能力、个性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基于个性特质的信任、基于知识的信任和基于能力的信任都可以归集到基于信誉的信任之中。认同型信任的共同利益和行为偏好反映了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和互惠的行为方式,这恰好与契约双方共同的预期和行为方式不谋而合。相互的认同其实质是一种合作的隐契约关系,认同型信任其实质是契约型信任的一种形式。

对信任按其来源因素进行一个更为清晰的分类描述,我们把信任分为基于制度的信任、基于契约的信任和基于信誉的信任三种。制度、契约和信誉是信任产生的根本原因。其中,制度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因为该强制的存在使交易者的行为被限定在可预期的范围之内,因而值得信任。契约是平等交易主体之间平等协商达成的行为规则,它规定了双方的预期从而使双方产生合作的信任关系。信誉是人们对长远利益自愿遵守当前的交易规则,因而给交易双方提供了信任的基础。一个社会特定交易中的信任水平受相关制度、契约和信誉的影响。信任可以表示为制度、契约、信誉三个变量的函数。

(二) 会计诚信决定

会计从其产生及历史演进过程中都表现出一种信任关系。研究会计诚信决定问题,可以从信任理论及信任来源中寻求答案。会计诚信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市场经济中交易主体对企业会计信息特征与品质的一种评价,并由此决定对自己经济利益的预期和信任关系的授予,即是否或如何与企业建立交易契约关系。因而会计诚信问题其实质是一个信任问题。就企业契约体内部,会计诚信表现为除会计执行者外的企业契约参与者对会计执行者的信任,在整个社会经济体中,会计诚信表现为市场参与者对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信任,其实质是对企业的信任。一方面,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会计规则执行者诚实、守信的执行会计规则有一个客观的估计和判断,从而决定其对会计执行者的信任度;另一方面,会计诚信主体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主观判断提供特定的会计诚信供给。这种信任和被信任的相互作用结果决定了特定的会计诚信水平。信任和诚信是同一硬币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影响并且相

互促进,其来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根据信任来源分析,影响信任的主要为制度、契约、信誉三个方面的因素。这三个因素对企业内部契约主体基于会计信息对利益的影响而决定的信任过程与机制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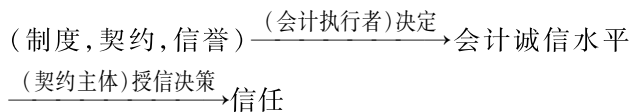


图1 会计诚信决定的过程

根据上述作用机理,会计诚信可以分为基于制度的会计诚信、基于契约的会计诚信和基于信誉的会计诚信三种。这里的制度,其实质是法律制度的同义语,是指支撑社会和经济运行的一些较正式的规则,或者叫“硬制度”或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他律机制”。这些规则由具有强制力的政府或相关部门制定并实施,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广泛的约束力。而契约是指经济中的交易个体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私人约束,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约束是降低市场经济摩擦的一种“软约束”或叫“自律机制”。这种契约可以随双方的意愿而履行、变更或终止,其条款对契约主体的最终约束力是由法律制度提供的。契约相对于制度而言具有易变性、软约束的特点,制度和契约在社会救济功能上是互补的。信誉指企业契约主体特别是企业会计执行者的信誉水平。会计诚信由具有社会强制力的法律制度、企业内部的私人契约与企业契约主体的信誉共同决定。会计诚信决定模型可用下式表示:

$$H = F(I, C, R) \quad (1)$$

其中 H 表示会计诚信, I 为相关法律制度, C 为企业内部相关契约安排, R 为相关契约主体的信誉水平。 $\partial H / \partial I > 0$, $\partial H / \partial C > 0$, $\partial H / \partial R > 0$, 即会计诚信水平随制度相互配套与完善程度、契约规范和有效程度、契约主体信誉水平的提高而上升。

三、会计诚信的一般均衡

(一) 会计诚信的成本与收益

现代会计规则制定权的合约安排规则是:政府享有通用的会计规则制定权,企业经营者享有剩余的会计规则制定权和会计规则执行权。在这种现行的会计合约安排下,会计诚信的实质是企业经营者的会计诚信。这里的经营者的泛指对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经营者会计诚信是指经营者在其所拥有的会计合约安排权限内,根据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况和会计制度的本来要求合理选择会计

处理程序和方法,客观地反映经济业务的本来面目。而企业会计的实际情况往往是:企业会计造假几乎都与高级管理人员的授意、指使和强令有关^[8]。因此,市场会计诚信供给短缺。本文将进一步分析经营者的会计诚信自律水平以及经营者对会计诚信成本与诚信收益的心理效用评价。

会计诚信是企业通过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和对会计规则执行过程中持久的诚信行为而累积的,其本质是一种企业内在的能力型无形资产,我们把它叫作诚信资产。诚信资产的会计属性与企业其他类型的资产具有一致性,因此会计诚信资产的形成需要企业付出一定的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同时作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也能给企业在市场交易中带来收益。因而可以对企业会计诚信决定与均衡进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

企业会计诚信行为能形成诚信资产,但对会计诚信资产成本大小的直接计量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会计行为主体,其诚信会计行为的投入无法确定,而且其诚信会计行为与非诚信行为就行为本身而言是没有明显成本差别的。也就是说,对于具有既定会计专业知识和社会公共知识的会计执行者,其在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会计诚信行为与会计欺诈行为的付现成本相等,即诚信的会计行为并不会比欺诈性的会计行为耗费额外的时间、精力和物质支出。那他们为什么要选择会计欺诈呢?这里我们必须从诚信的对立面——失信收益中寻求答案。会计诚信成本在于它的逆向性,它只能用失信收益——诚信的机会成本来表达。会计诚信机会成本的特征可以描述为:会计信息欺诈的收益越高,诚信机会成本也越高^[9]。当会计诚信的机会成本达到一定水平时,会计诚信行为就被挤出市场。

会计失信的直接结果是会计信息失真。而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例如,通过欺骗、舞弊等失信手段制造的会计信息能给会计执行者带来明显的经济利益。作为会计行为主体的经理人,其所关心的是经济上的报酬和职位升迁、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等带来的成就感。当公司出现业绩不佳甚至危机时,经理人就会通过会计操纵或舞弊等手段调节利润,改变公司形象,从而使自己获得诸多经济和非经济的利益^[10]。

公司会计失信行为,除了相关方面能得到收益外,有时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代价的含义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经济上的处罚,也包括声誉、地位、升迁

机会的损失。代价的大小由两方面决定:一方面是惩罚机制如正式经济赔偿制度、刑事处罚制度和非正式的道德声誉惩罚制度等;另一方面是会计失信行为被发现的概率。

若用 W 表示会计舞弊净收益, Y 表示舞弊总收益, C 表示发现后的惩罚, p 表示被发现的概率,则会计失信的净收益 W 可以表示为 $W = Y - Cp$ 。因此,根据会计诚信成本的逆向决定原理,会计诚信成本为 W ,用失信的净收益得到表达。如果会计诚信度为 h ,这时会计诚信成本函数 T 为:

$$T(h) = Y(h) - C(h) \cdot p \quad (2)$$

同时,会计诚信成本的大小与会计诚信度直接相关,假设 $Y(h)$ 和 $C(h)$ 都是 h 的线性函数,由监管力度决定的发现概率为一常数,则存在一个诚信成本系数为 a ,诚信成本函数可表示为:

$$T(h) = a \cdot h \quad (3)$$

会计诚信资产的本质是一种无形的信誉资本,其收益是通过诚信行为使个人和企业获得良好声誉而间接获取的。信誉资本是构成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按照社会学的原理,社会资本是指行为主体与社会的关系及通过这种关系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信誉资本,一般认为其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具有价值创造能力。因为信誉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资源主体获取社会资源支持的能力,并对企业规模和效益具有提升作用。现实中会计诚信行为的供给者,一方面培育了个体的信誉资本,使其有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机会,如物质收益、声誉提高、职位升迁;另一方面,也增强了企业的信誉资本,企业可以在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而这些企业优势又通过企业组织作为中介反馈给个人。因此,会计诚信收益包括物质收益 N 与非物质收益 S 。会计诚信收益函数 R 为:

$$R(h) = N(h) + S(h) \quad (4)$$

其中, $R'(h) > 0$, $R''(h) < 0$ 。

作为趋利性经济人的会计行为主体在执行会计行为时会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知识结构进行心理评价。只有当诚信收益评价价值大于诚信成本评价价值时,行为主体才会提供会计诚信行为。

(二) 会计诚信的一般均衡模型

1. 单一主体会计诚信均衡模型

根据会计诚信成本与诚信收益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理性的会计规则执行者的会计执行行为如下式:

$$\tau(h) = R(h) - ah \quad (5)$$

τ 表示特定的会计行为给其执行者带来的私人收益,单一契约内的特定的会计诚信水平也由它决定。会计规则执行者对会计行为的供给不是会计诚信最大化,而是其私人行为收益最大化,即以 $\max \tau(h)$ 为标准执行会计行为。

会计规则执行者诚信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frac{\partial(R(h) - ah)}{\partial h} = 0 \quad (6)$$

得到: $R'(h_0) = a_0$

上式说明,在会计诚信收益函数给定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提供的会计诚信水平由会计诚信的成本系数 a 决定。由诚信成本系数 a_0 决定的最佳会计诚信水平为 h_0 。

这一诚信决定原理如图2所示。

图2中, $R(h)$ 为诚信收益曲线, $T(h)$ 为诚信成本曲线, $\tau(h)$ 为会计执行者会计诚信净收入曲线。在 $R'(h_0) = a_0$ 的那一点, $\tau(h)$ 达到最大,这时的会计诚信水平为 h_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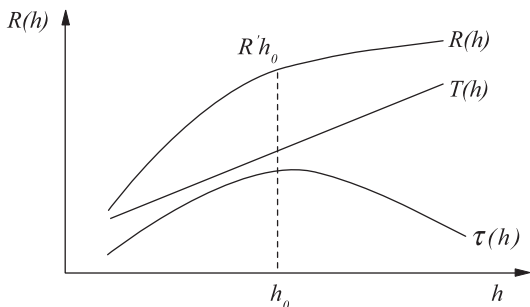


图2 诚信收益与诚信成本决定的会计诚信水平

假设有两个会计诚信成本系数 a_1 和 a_2 , $a_1 < a_2$,由 a_1 和 a_2 决定的诚信成本函数分别为 T_1 和 T_2 ,由 T_1 和 T_2 决定的会计诚信水平为 h_1 和 h_2 , $T_1 = a_1 h_1$, $T_2 = a_2 h_2$,如图3所示,则由公式6可以得到:

$$R'(h_1) = a_1, R'(h_2) = a_2$$

由于 $a_1 < a_2$

得到: $R'(h_1) < R'(h_2)$

因为: $R''(h) < 0$

所以有: $h_1 > h_2$

图3显示了会计诚信成本对会计诚信均衡水平的影响。会计诚信成本系数大的成本曲线 T_2 ,决定着较低的会计诚信水平 h_2 ,相反,成本系数较小的成本曲线 T_1 ,决定着较高的均衡会计诚信水平 h_1 。

对于会计诚信收益,我们同样可以推导出其对会计诚信均衡水平的影响,即诚信收益越大,相对应

的均衡会计诚信度就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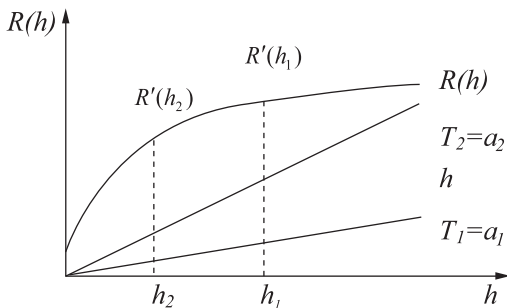


图3 诚信成本与会计诚信均衡的关系

2. 会计诚信的市场一般均衡

行为人对诚信成本与收益的心理评价受其个人可支配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社会法律结构、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在这些因素既定的情况下,行为人对诚信成本与诚信收益的边际评价主要与当时市场诚信水平相关。如果整个市场诚信度很低,经济领域被失信行为所充斥,各个经济主体互不信任,这时交易成本将十分巨大,许多经济业务都难以发生。人们在交往中对交往对象的失信行为就有近乎肯定的预期,也会在心理做好足够的防范。因此,即使某人希望通过失信手段欺骗对手而获益,他也可能无法达到目的。这时,失信的边际收益会很低,诚信的边际成本就很小。同时,诚信行为在普遍失信的市场中无异于人们在黑暗中看见的亮光,由于诚信的稀缺与人们对诚信的期待,各经济主体自然愿意与之进行经济交往,这时诚信主体就树立了自己的信誉资本,信誉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一个企业组织拥有更多的信誉资本这种社会资源,这种社会资源就会转化为组织资本,为组织带来租金。个人的诚信品质会成为个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给个人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因此在经济交往中,诚信度较高的组织其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也较高,因而表现出较高的诚信边际收益。

随着社会诚信度的提高,市场上诚信行为将在较高密度和较宽的广度上分布。人们在经济交往中都预期对方实行诚信行为,这时失信主体在对手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行欺骗,能获得较大的一次性欺诈收益,这表示诚信边际成本较大。同时,在高诚信度的经济环境中,诚信已经成为了市场交易主体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参与主体必备的一种行为义务,也是其他交易人应当享受的一种权利^[11]。此时,诚信行为反而得不到额外的收益,诚信的边际收益很低,而且会随着社会诚信度的提高而下降。因此,诚信

边际成本随着社会诚信度的提高而上升,诚信边际收益随社会诚信度的提高而下降。

以上诚信行为的经济学特性同样适用于对会计诚信资产的边际分析。社会会计诚信度高表现为市场会计诚信资产的多少,根据经济学的资源稀缺理论,当会计诚信资产稀缺时,会计诚信资产的边际收益较高,而此时失信难于取得欺诈收益,因而诚信资产的边际成本较低。相反,当市场会计诚信度提高会计诚信资产变得丰富时,会计诚信资产的边际收益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会上升。会计诚信的边际收益曲线、边际成本曲线及其均衡关系如图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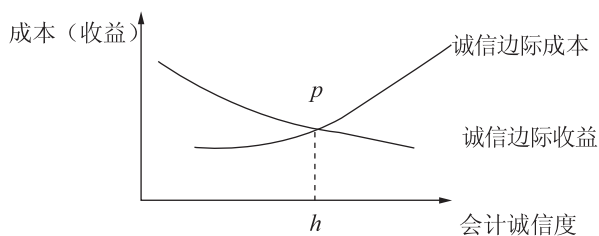


图4 市场会计诚信的一般均衡

从图4中可知,在较低的会计诚信水平上,会计诚信边际收益大于会计诚信边际成本,会计诚信度具有提高的内在动力。随着会计诚信水平的逐渐提高,诚信边际成本上升而诚信边际收益下降,最后在二者相等的P点达到会计诚信均衡。特定的社会环境决定当时的会计诚信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曲线,

因而也决定了当时的会计诚信水平,会计诚信均衡点h反映了特定社会的会计诚信状况。这也解释了在特定条件下会计诚信既不会出现诚信完全缺失的无政府状态,也难以达到会计欺诈与舞弊完全消除的理想水平。

[参考文献]

- [1] Watts R L, Zimmerman J L. Agency problem, auditi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 some evidence[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83, 26(10): 125-136.
- [2] Hendriksen E S, Brada M F. Accounting theory[M]. Richard D Irwin Inc, 1992: 36-45.
- [3] Littenon A C. Structure of accounting theory[M]. Sarastoa, Fla: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1953: 45-53.
- [4] Sunder S. Theory of accounting and control[M].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1997: 67-73.
- [5] Yuji, Ijiri. Theory of accounting measurement[J]. Studies in Accounting Research, 1975(10): 23-30.
- [6] 张维迎. 信息、信任与法律[M]. 上海: 三联书店, 2003: 9-11.
- [7] Lewicki R, Bunker B B. Developing and maintaining trust in working relationship[M]. Sage Publication, 1996: 123-134.
- [8] 李心合. 会计制度的信誉基础[J]. 会计研究, 2002(4): 13-17.
- [9] 罗正英.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诚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J]. 会计研究, 2002(8): 33-36.
- [10] 黄世忠, 陈建明. 美国财务舞弊症结探究[J]. 会计研究, 2002(10): 24-32.
- [11] 李建德, 罗来武. 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J]. 经济研究, 2004(3): 107-115.

[责任编辑:高婷]

Trust, Accounting Integrity Determination and Equilibrium

LIU Jian-qiu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Hunan Business College,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Corporate leases are signed and fulfilled with the common knowledge based on the trust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while the role of accounting lies in the provision of common knowledge, maintaining the trust between the main contractual relations. The nature of this relationship of trust is reflected in the accounting integrity requirements. Accounting Integrity also has its market costs and benef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decide the equilibrium of accounting integrity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trust theory; accounting integrity; costs and benefits; integrity equilibrium